

应梦雪窦：高僧官府文士共青睐

袁国松			
巍峨四明山脉,有峰二百八十之众,南翼的雪窦山,峰峦叠翠,瀑泉鸣响,自古秀甲东南,被尊为“四明第一山”。雪窦山心,天开图画,九山环抱,正倚乳峰,竅涌山泉,如雪似乳,洁净无瑕,是故山称“雪窦”。雪窦山飞瀑如林,喷溅似雪,自古有“瀑布山”之美称。			
雪窦寺肇创于西晋。其时的雪窦山北侧,当今溪口镇东姜村落之上的伏龙岗,“已有尼结庐山顶,名‘瀑布院’”。此为雪窦山梵刹之滥觞,缘此雪窦寺享有“晋代古刹”之美誉。			
雪窦寺五殿五建,历经沧桑;渺渺百代,高僧辈出。自唐至清,单是史料确记的住持禅师就有48位,僧衣飘飘的过山真僧多得更是难以计数。而最令世怀慕的莫过于智觉延寿、明觉重显和太虚大师这三位高僧了。			
公元952年,正是吴越国王钱俶统治两浙的鼎盛时期。江南名僧智觉延寿禅师应请至雪窦寺传法,一时四方僧众纷纭而至,使雪窦寺一跃成为全国禅宗参学的主要场所。雪窦山中峰,也有幸成了智觉的中国佛学名著《宗镜录》初稿诞生地。只可惜到了960年,智觉被毕生崇信佛教的吴越王钱俶请了去,重建灵隐寺、主持永明寺(今净慈寺)、督建六和塔。现代国学大师南怀瑾对这禅学大师评价极高:“有人说五代80年没出文化大师,智觉延寿便是!”如果说智觉的生命像条河,那么在四明雪窦的8年,诚为他最壮阔丰满的中游了。			
北宋,雪窦寺又好不容易邀请到一位高僧大德,他就是云门宗四世法孙明觉重显禅师。重显虽入佛门,但时人都以为他具翰林之才,他一生著作等身。做为禅宗五派之一云门宗得要领袖,明觉曾把雪窦寺发展成全国云门宗传播中心,他自己也被尊为“云门中兴之祖”大号。名师出高徒吧,他的得意弟子草堂禅师也不遑多让,后来跑去越南开创了雪窦明觉派,成为越南禅宗三大派之一,还被越南国王尊封为国师。			
五代末期宋朝之初,雪窦寺由于智觉、明觉两位高僧相继执掌,如日中天,走向盛极。继奉化人布袋和尚被信奉为弥勒转世之			
后不久,为吴越王钱俶器重的智觉禅师,也被时人传为弥勒化身。缘此,当代佛学专家有言:“四明雪窦实为弥勒两度应迹之地。”			
自1932年重阳节至1946年5月,近现代佛学泰斗太虚大师,一直执掌雪窦寺。太虚对雪窦寺的影响和贡献,今人已广为熟知,那么就聊一个小插曲吧。就在2006年夏天,一位访问溪口的台湾老学者说:“我在台湾有个好友是太虚弟子,这次我来溪口前夕,太虚弟子特地相告,到溪口不妨先上雪窦山,那里是民国时期就推出的五大佛山之一呢!”			
历代官府相与厚爱			
从唐懿宗皇帝到清光绪皇帝,共有12位皇帝或敕谕或赠经或赐物,他们以不同方式垂青着这座四明名刹。			
开先河的唐懿宗,他在咸通八年(867年)敕赐雪窦山为“瀑布观音禅院”。那年,雪窦寺前身“瀑布院”迁址雪窦山山心后,刚刚完成首毁之后重建大业。造成首毁的是七年前震惊朝野的浙东裘甫领导的起义,农民军据寺抗击官兵,结果观音院被兵火所毁。战后,唐懿宗为安抚浙东一带民众和佛门,毫不吝啬地将皇恩倾于雪窦山瀑布观音院。			
回眸宋代雪窦寺盛况,我暂且不说寺宇规模之大如何这般,也不说一位位知名的高僧大德相继上山执掌时无限荣光,我只想说,光是宋朝皇室诸帝的敕谕,就有41道之多!在宋一代,雪窦寺的太多荣耀最终归于一个经典,那就是“应梦名山”——宋仁宗梦游八极之表,图谥天下,独雪窦山“契合圣心”;宋理宗感怀先帝旧梦,御书追封雪窦山为“应梦名山”。			
雪窦寺号称“晋代古刹”,是因为晋时有尼结庐山顶,坦率说那只是涓涓细流、一抹曙光;即便在唐代,也仅是在艰难徘徊中慢慢兴起。应该说头700个春秋,雪窦寺一直为自己的起飞打伏笔、作铺垫。大宋初期的公元999年,这是雪窦寺历史上值得铭记的年份。是年,宋真宗对禅宗高僧轮流执掌已达百年雪窦山瀑布观音院,欣赏不已。他觉得四明这座知名的禅宗寺院,未免有点“寺大号小”的味道,理应为它正名,于是赐改瀑布观音院为“雪窦资圣禅寺”,并御书了“资圣禅寺”匾额。而根据宋代制度,寺院分有额、无额两大类,寺院一经皇帝题额,就是合法的。问题是宋廷为控制寺院数量,一般不轻易题额。因此,受皇帝题额后的四明山这座			
禅院,身价倍增,真正意义上的雪窦寺起飞了,并急速步入鼎盛时期。宋真宗所赐之名,一直沿袭至今。			
与朝廷遥相呼应的还有许多地方官员,他们对雪窦寺也是竭尽扶植,厚爱有加。历史上,明州(宁波),奉化地方长官与雪窦结缘的,我可以一口气列举十多位,这儿且容我推出两位古代“宁波市长”吧。			
唐景福元年(892),安徽宣城而来的常通禅师,登上雪窦山,开始主持瀑布观音院。当时,明州刺史黄晟一次性舍施良田1300亩,使寺院在经济上得到有力的保障,寺院遂成十方禅院。那位在雪窦山始执禅宗旗帜的常通禅师,被尊崇为“雪窦开山祖师”。雪窦寺在唐末勃起,在宋初走向鼎盛,都应该记住宁波的这位“黄市长”。			
宋乾兴元年(1022),北宋名相曾公亮之子、榜眼出身才华出众的曾会,出知明州。那时候,佛教已趋向儒学化、世俗化,对地方政治和社会发展发挥着积极的作用。按当今观点,北宋这位“曾市长”挺重视人才,会引进人才。曾会早年与重显大师有过往,他到明州任职时,重显已是全国顶尖的大德高僧了,就在太湖洞庭山弘法。曾会前后三次派专使去邀请重显大师执掌四明雪窦。头两次都被谢绝,原因是当地信众不肯放人。第三次迎请的场面实在感人,在大师去留问题上,明州专使与洞庭信众发生了剧烈争执,最终还是明州专使胜出,几乎是“抢”到大师送上雪窦的。			
跨民国时期,得天时地利人和的雪窦寺,全面复兴。1932年重阳节,时为中国佛教界领袖的太虚大师出任雪窦寺方丈,一时真僧如云、法会连台。民国时期的雪窦寺,由于太虚大师这位中国佛教顶级人物的相与厚爱,雪窦寺步入历史上一段十分耀眼的辉煌时期。			
文士雅客情系古刹			
方干、贺知章、刘长卿、孟郊、陆龟蒙、皮日休、梅尧臣、曾巩、王安石、李清照、邓牧、谢翱、戴表元、王阳明、黄宗羲……自唐至清,一代代文人骚客络绎不绝,朝清逸幽远的雪窦山行进。我了解,对于他们中的许多人来说,佛教是他们世界观的主干至少是侧翼。一山松风,衣影履痕,畅意适怀,未了,他们以雪窦山飞瀑为墨、巨岩作砚、古松代笔,写就了一首首一篇篇诗赋文章,使我们不难从中体味出释家的一份禅意。			
在北宋,雪窦寺住持明觉重显			
大师的《雪窦颂古》,对许多士大夫的人性养成产生了积极影响,参“雪窦禅”一度在士大夫中间十分流行。一次,苏东坡在庐山圆通院与友人谈到了四明雪窦,他大感慨:“此生初饮庐山水,他日徒参雪窦禅!”晚年,苏东坡又喟然一叹:“不到雪窦为平生大恨!”苏东坡的得意门生、北宋著名词人秦观,也曾用他惯写清丽含蓄诗词的那支大笔,欣然为雪窦寺住持圆通禅师写了一篇传记。			
宋代书画巨匠米芾,还是一位“诗翰有凌云之气”的诗人。他受雪窦禅师之约,曾替禅师著作题诗,诗中盛赞了雪窦禅宗对佛门的巨大贡献。到南宋,“过江诗祖”张良臣,应雪窦寺之请为寺前新开凿的山池命名。诗人登上雪窦山实地一看脱口而出:山池如锦镜映山色,美哉,就谓“锦镜池”吧。从此,张良臣与雪窦寺僧时有往还,结成了不解之缘,这位北地南迁的大文人,最终长眠于雪窦山余脉白岩山的一片好山水中。			
南宋落日西沉,中国跨入了元代。在元一代,最有才华的书画家赵孟頫,不失为风雅的代称和象征。他素仰佛教,对佛教教义多有精到阐发,并畅快地写过许多与佛教有涉的碑铭和记疏。赵孟頫早年与雪窦寺名僧野翁同禅师曾有一面之交。以后,赵在“行江浙等处儒学提举”任上,获闻老禅师圆寂。赵孟頫磨墨挥毫,亲自为禅师的塔铭作书并题写了篆额。几十年后,雪窦寺有位住持,他琢磨着为寺前美景锦镜池完成一件风雅之事,于是手执南宋诗人楼钥遗作《锦镜池记》,特地赶去找赵孟頫次子赵雍,要他的墨宝。那时,大师已逝,赵雍书画虽逊于其父,但声名正大。不久,锦镜池畔树起了一通风风雅雅的石碑。			
明代中叶,雪窦山意外地迎来了一位日本画僧。他叫雪舟,被后世日本国民尊崇为“画圣”,一如我们敬仰王羲之为“书圣”。公元1467年春夏之交,雪舟搭乘日本“遣明使”船队,在宁波府三江口码头上岸了。在宁波逗留期间,他曾慕名登临雪窦山。总体而言,明代的佛教较之宋代大为式微,而雪窦寺却依旧禅风浩荡。雪舟上山时,雪窦寺已经获取了明代“天下禅宗十刹五院”桂冠,冲进了“十刹”。作为一位僧人,雪舟曾入寺参禅,作为一位画家,他还在雪窦山忙于写生。1469年雪舟回国后,开设图画楼,倾心于水墨山水画创作,其代表作《四季山水长卷》,就是以四明雪窦山为原型。			

上班路上所见

王林军

一团被谁扔在大马路上的橘子皮,不知经过了多少车轮的碾压,已被压得支离破碎,却又与沥青地面紧紧地黏合在一起。

正是上班的早高峰时候。红灯停,绿灯行。我坐在车里,停在路口,等着红灯灭绿灯亮。这团有些“血肉模糊”的橘子皮,就醒目地摊在我的车窗之外。一位环卫老阿姨,此刻正在努力清扫它。在她的身前身后、身左身右,是各色的车辆。她就在与我并列的两辆车之间的狭窄空间内,一边随时注意着周边的车辆,一边小心地清扫着这团橘子皮。

这位环卫老阿姨先是用扫把来回扫,试图把橘子皮扫进簸箕里,但橘子皮就像狗皮膏药一样紧紧黏住地面,扫把对它来说,根本起不了多大的作用。无奈,环卫老阿姨只好蹲下身去,用自己的一只手去挖橘子皮。但挖也只能挖起一些较大块的,还有小块的、零碎的,星星点点,几乎已渗入沥青肌里。最后环卫老阿姨不是在挖,而是用自己的手指,一点一点在抠……

绿灯亮起,我松开脚刹,车子缓缓向前。忍不住又向车窗外瞥了一眼,为了安全,环卫老阿姨已暂停手头上的工作,笔直站在两条车道的分隔线上,等着这一拨车流过去。

我知道,等到我们这一拨车流过去,另一拨车流在她身边停

稳,环卫老阿姨又会在那狭窄的空间内,继续她的工作。要彻底清除掉这一摊橘子皮,我想也许还要几个车流的过程。这期间,不知会有多少车辆在她身边停下,在她身边启动,从她身体的左右两边贴着她开过。

等个红灯,至多也就一分钟左右的时间。我之所以要把这短短一分钟所见,郑重其事地写下来,首先自然是要向这位工作认真负责的环卫老阿姨致敬,其次也是想给自己和广大朋友,提个醒儿。可不是嘛,当我们行车或行走在路上,有时也会有意无意地,将手中的烟头、饮料瓶、塑料袋等垃圾,随手地丢弃在路上。殊不知,我们这小小的不文明的举动,一是破坏城市的整洁美观;二是给环卫工人增加了工作的强度和难度;更甚者,有可能因此而带来出乎意料的故事和危险。

其实,在我们的工作和生活当中,类似这样的,看似无关紧要的不文明的小举动,还是屡见不鲜的。比如楼上人家将滴水的衣物直接挂到阳台外晾晒;比如有人在电梯里面抽烟;比如有人在工作空闲时,不顾办公室的其他同事,长时间“煲电话粥”……这些在当事人看来习以为常,或以为无关痛痒、无伤大雅的小事,很可能就给别人的工作和生活,带来干扰,带来烦恼,甚至是很大的困扰。所谓“勿以善小而不为,勿以恶小而为之”,不文明的举动和行为,即使再小,我们也自当时时警醒,勉力戒之!

逆袭的“绿剥皮”

虞燕

近日,象山某岛的友人说今年“剥皮绿”多,价格降下来可买来晒鲞,我的注意点在“剥皮绿”三字上,莫非就是我们舟山人口中的“绿剥皮”?一问,果然。这两个“倒装式”俗称均特指绿鲞马面鲀。

绿鲞马面鲀的胸鳍、尾鳍等呈暗绿色,外皮黑里泛青,粗糙似起皱的皮革,作食时,必得先剥其皮,故称“绿剥皮”“剥皮鱼”。从前,海产品丰富,可选择的鱼类多,海岛人根本瞧不上绿剥皮这样长相难看且不易处理的“低等鱼”,再者,它背鳍上长有倒刺,触网后就牢牢挂在网眼上,渔民作业时稍稍不注意便会被伤到,实在让人厌恶。上世纪70年代,我父亲在冰鲜船工作,每每装运海鲜,其他鱼虾蟹都放上冰块,唯任绿剥皮自生自灭,臭了就臭了,反正也卖不上好价钱。父亲曾尝试把一大堆绿剥皮去皮、剖杀、洗净、晒成鱼干,结果只卖了两三毛钱,付出远远大于收获,他便再也不干了。大多数绿剥皮的命运是被制成鱼粉饲料,甚至,充作肥料滋养土地。

我上小学之前,大姨常去岛上的水产公司做工,拎着搁了把刀的木头提桶早出晚归。有段时间,水产公司天天剖绿剥皮,大姨抱怨其难剖又腥气,费这么多大劲却只为取肝(此鱼肝大,可制鱼肝油),而昏黄的烛火旁,桶里那把刀正发出绿幽幽的光,我猜想,这个鱼肯定是难吃的。不久后,我尝到了绿剥皮小鱼制成的罐头,竟意外地鲜嫩酥香,我不知道的是,其实那会,随着舟山“四大鱼产”渐呈衰势,绿剥皮的潜在价值已被发现并开掘了。

仿佛一夜之间,各地的人们都有了双慧眼,发现了剥掉外皮后的马面鲀真面目,其内部的鱼肉雪白、厚实,刺又少,做成鱼片、罐头之类极其味美。于是,各个渔业公司、鱼品厂等都为它忙碌起来,也因它而兴盛起来。据说,当时的上海鱼品厂还专门成立了马面鱼办公室,简称“马办”,负责剥鱼转包业务。如此便奠定了之后剥皮鱼在海鱼界的地位。

此鱼剥皮,是需要点技巧的。先一刀剪掉背鳍,以防被扎,而后,左手握背部,右手剪腹部硬刺,再顺着剪开的口子撕开外皮。剥皮鱼的外皮韧性好,皮和

肉依附得比较牢,就像穿了件紧身衣,可以整个儿剥下,但剥的时候得使劲。剥去“外衣”,露出白亮、光滑、细腻的“肌肤”,秀美而丰腴,简直一瞬间从丑女变成了西施,剥皮鱼大抵是最会乔装的海鱼了。

绿剥皮的肉如散养鸡般紧实、鲜香,有弹性,夹起一筷,一丝一丝的,清蒸的话能吃出梭子蟹大腿肉的味道。我家烹制绿剥皮,通常红烧,选中等大小的鱼,去皮后正反两面横着竖着轻划几刀,令其呈网格状,它肉厚,这样易熟也易入味。整条下锅前最好抹点盐,稍稍沥干,锅里倒油,放红辣椒,再加酱油、少许糖,鱼“哧”一声滑下去,香味倏地发散,起锅前撒上葱花,最后盛于椭圆形鱼盘里。剥皮鱼骨头硬,肉多且紧贴骨,多煮也不易散开或变形,红烧剥皮鱼笔直躺在盘中,肉色黄亮,红椒与绿葱点缀其间,卖相极好,招待客人有面子。吃这道鱼,我习惯夹起肉后,在浓郁的汤汁里蘸一下方送入嘴,如此厚味,实在让人过瘾。不过,相比之下,我更爱吃咸齋剥皮鱼,光搁点盐就行,加水煮熬煮,咸齋的酸香浸润了鱼肉,鱼的鲜酸溶入了咸齋和汤水,这道菜的正常情况是,连汁水都被喝得一滴不剩。

绿剥皮的丰收年,海岛人一般会去渔船或菜场购买统货,用来晒鲞。将其去头后直接剥皮,除内脏,洗净晾晒,略干后,用织网的线串起,风铃似地挂在屋檐下,风一吹,杂着阳光味道的鱼香忽浓忽淡。剥皮鱼鲞上锅蒸熟即可食用,原汁原味,有嚼劲,鲜气赖在舌尖间久久不去,用来下酒再好不过。就算在著名的黄鱼鲞肉面前,剥皮鱼鲞燻肉亦不会逊色,浓油赤酱,油亮发光,每一块鲞跟肉都由卤汁紧包,醇厚鲜美,肥而不膩。如此佳肴,难免令人痴醉。

近年,绿剥皮产量少,价格噌噌往上涨,鱼贩的服务也随之周到了。市场里售卖的绿剥皮,基本都是袒胸露背(剥了皮),去除了头部和内脏,买来洗一下就能烧煮,迎合了现代人的快节奏生活。我特意去打听了下本地的绿剥皮价格,目前市场价按斤计,个头小的三十元左右,大的五六十元,这要是拿来晒鲞,颇奢侈啊。可秋冬,风大、空气干燥、阳光好,不晒个香喷喷的鲞,岂不辜负了这样的季节? 要么,学学象山那位友人,再等等,待便宜些下手。晒鲞,是海边人的一种“病”,也是一种“药”啊。

若是从前,谁能想到几十年后,区区绿剥皮能逆袭成这样?



零 韩晓霞/摄			
那些风霜雨雪在我诗中活得好好的			
原上			
刮风时不会写诗 无关乎诗句会被吹走 风中的人常常摇摆不定 下雨时不想写诗			
无关乎诗兴会被浇灭 雨中的人总是心神不宁			
霜降天不宜写诗 它太短萧瑟 阳光下一闪便化为水珠			
大雪夜不要写诗 它太寂寞漫长 一首诗便让人等呀等过了年			
习惯在没有风雨的宁静环境 写诗			
喜欢在不見霜雪的温暖时刻 写诗 那些风霜雨雪啊 却在我诗中活得好好的			